

中央电视台《东方时空》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特别奉献

# 记录被忽略的历史

——二战以后日本在华遗孤和他们养父养母的真实命运

主编 梁建增 副主编 朱波 张羽 执行主编 张向东

记录被忽略的历史

331.3

高等教育出版社

China



## 一个充满情感追忆的节目 一项追寻历史真实的记录

本书对中日战争历史造成的“日本遗孤”现象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。这里记录的每一个故事，都如此真实。在那爱恨交织的土地上，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普通百姓不计前嫌、无私无悔地养育了那些无家可归的日本遗孤。那白发，那皱纹，那泪水，那断断续续的悲绪，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，战争给人们留下了多深的伤痛。我们今天的记录和传播，为的是每一个人都能有机会从这些真实的故事里感受历史。历史的记忆不该褪色，战争的历史不再重演——这是我们惟一的期待。

ISBN 7-04-011455-0



9 787040 114553 >

定价：18.00元

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记录被忽略的历史/梁建增主编. —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 2002. 9

ISBN 7-04-011455-0

I. 记... II. 梁... III. 中日关系-国际关系史-史料 IV. D822.331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5311 号

记录被忽略的历史

梁建增 主编

---

出版发行	高等教育出版社	购书热线	010-64054588
社 址	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	免费咨询	800-810-0598
邮政编码	100009	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hep.edu.cn">http://www.hep.edu.cn</a>
传 真	010 64014048		<a href="http://www.hep.com.cn">http://www.hep.com.cn</a>
经 销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		
印 刷	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		
开 本	880×1230 1/32	版 次	2002 年 9 月第 1 版
印 张	8	印 次	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180 000	定 价	18.00 元

---

本书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## 与松花江的对话（代序）

敬一丹

2002年8月15日，我面对着镜头，身后是松花江。

江水流着，我说着。在松花江边，很容易让人想起《松花江上》。这首歌在抗日战争时期唱遍了长城内外。它道尽了东北人民的苦难，也激起了无数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。这里是方正县，就在松花江的南岸。1945年，日本投降后，一万多名日本难民聚集在这里准备回国。但是，严寒、饥饿、疾病使得他们再也走不动了。五千多人死在这里，还有近五千日本遗孤被中国家庭收养。松花江边的这片土地，是一片爱恨交织的土地。

江水流着，好像在问，你是谁？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这里的？

我是一个东北人，就生在松花江边，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战争，给全中国带来灾难，东北的灾难更深重，东北人心里存积着更多的东西。我父母童年少年的记忆里有一个阴影，这就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恶行。我母亲的亲叔叔曾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，九死一生跑了回来；我老爷装扮成残疾人，才躲过一劫；而他们的邻居却不知被抓到哪里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我父亲上学时，被迫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，留下很多屈辱的记忆。我曾以为，年过古稀以后，老人家会淡忘了那些记忆。其实，他是忘不了。我陪他去吃日餐，当“夫妇罗”摆到餐桌上时，父亲说，我在学校时就吃过这个日本菜，学校还强迫学生唱日本歌，说日本话。没想到，一道菜勾起了他的记忆，他闷闷不乐，没有吃好那顿饭。我不知道父亲眼前又闪过了什么情景。但是我知道，那情景、那记忆，都是刻骨铭心的。

几乎所有东北老人的老故事里，都有这样的阴影，他们的孩子了解那段历史不仅仅是从书本上读到的，也是从那阴影里感受到的。巧的是，我们中央电视台四人摄像组中，就有三个人是东北人。虽然我们分别生于20世纪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心理准备来面对那段历史。

你最初接触日本遗孤是在什么时候？

第一次听说日本遗孤的事情是在1972年的秋天。当时，我在松花江边的小兴安岭林子里当知青。下雪的时候，林场里有一个伐木工人带着妻儿走了，说是回日本，说是当年“开拓团”的后代。我听得糊里糊涂的，弄不清“开拓团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也弄不清他们为什么那个时候才回日本。那个人看起来和中国人一样，一点也没有日本人的模样。过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，正是在那一年，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。没想到，三十年后，我会有机会参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的特别节目。而那个林场的对岸，就是我此时所在的方正。这世界是大呢，还是小？这时间是长呢，还是短？

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你期待着哪些人来听那久远的故事呢？

年轻人，年轻人更爱明天。然而，不知昨天，能看清明天吗？面对那些年迈的日本遗孤和更年迈的中国养父母，我感到，我们的采访是抢救性的。那白发、那皱纹、那断断续续的思绪，那越来越吃力的表达，就是在提醒我们，也许明天，我们就不能面对面地听到他们的讲述了，那将是历史的遗憾。我们今天的记录和传播，是为了年轻人能有机会从这些真实的故事里感受历史，这历史的记忆不该褪色。

日本人。我们记录和传播的每一个故事，都是一个悲剧。无视真实的存在，就可能带来悲剧的重演。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灾难，也给日本人带来灾难。看一看，这片爱恨交织的土地怎样养育着曾经是自己敌人的孩子？看一看，战争给人们带来多深的伤痕。

战争远去了，它不该再来！

松花江缓缓流去，带走了我的回答。

2002年秋

# 目 录

与松花江的对话（代序） 敬一丹

## 第一部分 历史感性的平面叙述

- 003 没有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  
——采访日本遗孤今井学（中国名金学玉）
- 003 永生难忘养育恩  
——采访日本遗孤远藤勇（中国名刘长河）
- 025 晚年我要陪着妈妈  
——采访日本遗孤新井花子（中国名郭新华）
- 034 被中国儿子赡养的日本遗孤  
——采访日本遗孤大冢满春（中国名张万树）
- 042 跨过鸭绿江 逃难到中国  
——采访日本遗孤长白三姐弟
- 034 不堪回首的往事  
——采访日本遗孤佐佐木邦雄（中国名张玉才）
- 059 我的中国心  
——日本遗孤立花珠美（中国名乌云）自述
- 081 我的根已深扎在中国  
——日本遗孤山木濂子（中国名陈桂芳）自述
- 059 忘不了中国妈妈  
——日本遗孤久保和男（中国名杜青林）自述
- 090 我们都要热爱和平，反对战争  
——日本遗孤户岛一行（中国名刘万才）自述
- 025 难忘真情  
——日本遗孤吉田英行（中国名芦永德）自述

**111** 苦痛的记忆

——日本遗孤羽贺君枝自述

**116** 我想我那闺女

——日本遗孤田中村子养母陈桂芝自述

**122** 此情可待成追忆

——日本遗孤不働美千子养母郑桂兰自述

**129** 一位可敬的老人

——采访日本遗孤新井花子养母马凤琴老人

**144** 往事如烟

——采访日本遗孤青山百惠养母李淑贤老人

## 第二部分 历史理性的深度表述

**153** 被忽略的历史

——东北地区日本遗孤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、过程及其演变 曲晓范

**153** 记录历史的剩余

——二战以后日本在华遗孤的真实命运 张向东

## 第三部分 关注的目光

**111** 回到日本的在华遗孤

**204** 日本厚生劳动省对日本遗孤问题的态度

**209** 日本媒体对于日本遗孤寻亲活动的报道（节选）

**212**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对日本在华遗孤表示关注

**213** 中国红十字会对中国养父母生活状况的关注

——采访吉林省红十字服务中心李志宏主任

**219** 日本遗孤叶落归根（人民日报海外版）

**221** 日本养子，还记得你的中国妈妈吗？（新文化报）

**224** 中国女寻亲日本（环球时报）

**232** 部分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简况

**240** 后记之一：东北行过 刘 凯

**212** 后记之二：不容忽视的复杂问题 张向东

## 第一部分 历史感性的平面叙述



## 没有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

——采访日本遗孤今井学（中国名金学玉）

采访者：中央电视台记者 刘凯

被采访者：日本遗孤今井学（中国名金学玉）

**今井学（金学玉）小传：**今井学，日本遗孤。1943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，1945年在吉林省长春市被中国养母韩大娘收养。1989年回日本寻亲并且定居日本。他曾经是中共党员，原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市政工程维修公司经理。

**记者：**您今年多大年纪了？

**金学玉（以下简称金）：**我今年五十九岁，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四十六年。

**记者：**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日本遗孤的，是您母亲亲口对您讲的吗？

**金：**1973年，我刚好三十岁，当时组织上把我列为党员的发展对象。在我向组织写汇报材料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，我妈妈将我叫到她身边，那个晚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因为我妈妈对我

说，孩子，听说你工作很积极，各方面都很上进，你快要入党了，咱要向组织说真话，你不是我亲生的，你是日本遗孤。

记者：您当时听了相信吗？

金：当时真是不敢相信。因为从我记事开始，我就一直是和妈妈生活在一起，我们母子间从来没有什么隔膜。我也没有什么叫妈妈伤心。妈妈怎么突然对我说我不是她亲生的孩子呢？我不相信。于是，她就将当年领养我的经过说了。

记者：当年她为什么要捡个日本的孩子做养子？

金：这说来就话长了。我们金家是一大户人家，我爸爸是老大，有两个弟弟，还有两个妹妹。当时一家人都住在一起。偏偏我爸爸得了抽风病，没有生育能力。那时二伯、三伯都结婚了，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我妈妈也希望自己有个孩子，因为爸爸不能生育，所以想抱养一个。我妈妈想，要人家的孩子总不是办法，借更不行，长大了还得还给人家。1945年8月，日本人战败。我的一个姑父就对我妈讲，在日本逃亡的大营里头，有些带不走的的孩子，非常可怜。要是行的话，就抱一个这样的孩子。养大了就是自己的儿子，因为年纪小，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记不着的。我妈一寻思，这话没错。就这样，几经周折，1945年中国光复之后9月份的时候，我妈就和我姑父来到当时日本人的大营，从一个日本人的手中将我抱养了回来。那是长春南广场珠江路旁边有一个叫做永名馆（译音）的地方。妈妈说当时包在我身上的是一件破旧的日本黄军装。据说当时将我送人的那个日本人不是我的亲人，我的亲生父母是死是活没有人知道。

记者：当您知道自己是日本遗孤，您的母亲不是您的亲生母亲的时候，您跟母亲的感情和关系有什么变化了吗？

金：没有。如果说有的话，那就是我对我母亲的感情更深

了。我母亲这一辈子养我太不容易。（哽咽）

记者：您母亲一定对您特别地好吧？您还记得解放前后和母亲在一起生活时的情况吗？

金：我母亲对我真是特别地好。老金家是一个大户人家，二十几口人在一起生活。因为我妈是老大，另外父亲又有病，爷爷奶奶又都年纪很大，所以呢，家里开个小饭店啥的，都由她来承担，来维持老金家这些人的生活。一直到二伯、三伯他们都找到工作了，才分开，那时妈妈负担才轻一点。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是解放战争的后期，当时长春很乱，吃粮比什么都困难，要吃个苞米面窝头得用现在一块金条买。很多的人都饿死了，当时我家里也有人饿死了。我当时能够活下来，全依仗着我妈妈的保护，我妈妈像保护自己亲生儿子一样保护我。长春解放后，解放军进城。到处都很乱，汽车呀什么的，到处都是。我当时只有五六岁大。我贪玩，玩着玩着就走丢了。老妈急得直上火，贴了各种告示，求这个求那个，到处找我。幸亏当时的警察署把我收下了，又看到我母亲贴的告示，就把我送了回去。我妈看到我时抱着我就哭了（哽咽哭泣），我也哭了。没有妈的孩子真苦呀。还有一次，就在我走丢后不久的一天，过马路的时候，遇到一辆汽车，把电线杆撞倒了，就把我给砸了。当时我的两条腿都不能动了，奄奄一息。当时把我妈妈着急得要命，她背着我来到长春市的医院进行急救、治疗。我足足在医院和家里躺了半年多，才慢慢地恢复走路。直到现在我的腿上还有十一个针眼，非常明显。左腿要比右腿大约要短三厘米。在那种生活艰苦困难的情况下，像我那么重的伤，能活下来都很幸运了。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现在。

记者：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可以回日本的？

金：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，我母亲就听日本残留妇女说，日



回忆起往事，金学玉泣不成声

本遗孤可以回国探亲，我才知道可以回日本探亲了。

记者：当时您母亲同意你回国探亲吗？

金：我母亲是一个心胸博大的人，她支持我。她说，如果你能回去，能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，找到真正的亲人的话，这一辈子也活得明白。从她的角度来讲，也是没有白疼我，对得起我了。我妈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支持我去参加日本孤儿归国探亲团的。我得到老母的关爱，那是怎样的关爱呀（哽咽哭泣）！

记者：您是什么时候回日本的？

金：1989年。

记者：回日本之前是怎样的心情？

金：心情很是沉重。因为在长春，有辛辛苦苦养了我一辈子



金学玉的养母与金学玉的儿女们



金学玉与养母在日本

的老妈，还有很多亲朋好友和多年工作的同志。舍不得呀！走的时候，我是从长春乘火车先到北京，再从北京乘飞机到日本。我妈妈还有我的亲戚朋友、单位的同事，都到火车站去送我。当时我有三个孩子，老大成家了，老大、老大媳妇还有孙子就留在国内，跟他奶奶做伴，我带着老二和老三走了。我跟我妈说，我带孩子过去看看，生活安定了，就把你接过去。我妈却还是不放心我，怕我受委屈。后来等我在那边安定下来以后，就把我妈妈接了过去。第一次她待了有一年多，待不住了，因为语言不通。后来又去了一次。我妈年龄大了，病得也很严重，她说不能死在日本，说啥也要回中国，死也要死在中国，我不放心，就让我老伴回中国照顾她。我舍不得她呀（哽咽）！

（张向东 编辑整理）

## 永生难忘养育恩

——采访日本遗孤远藤勇（中国名刘长河）

**采访者：**中央电视台驻日本记者 孙宝印

**被采访者：**日本遗孤远藤勇（中国名刘长河）

**日本遗孤远藤勇（中国名刘长河）小传：**远藤勇，1940年出生在日本岩手县，后随父母作为“开拓团”家属来到中国黑龙江省依兰县。1945年5月其父被应征当兵。日本战败后，一家人从依兰经过方正转到哈尔滨回日本，但是逃亡途中，惟远藤勇和他的叔叔幸存，其他亲人尽失。后远藤勇被中国养父母收养。其养父母供其读书一直到大学。“文革”中远藤勇被下放。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，其与日本亲生父亲取得联系，回日本定居。回日本后，远藤勇不忘中国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在黑龙江省方正县修建了一座中国养父母公墓。

**记者：**日本战败以后，“开拓团”开始有人往日本逃亡了，当时的情况您还有印象吗？

**回答：**逃亡的时候，我已经五岁半了，8月15日，日本投降了，我记得我爷爷，匆匆忙忙到家，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，放

在马车上，大家就开始一起逃亡了。当时我父亲已经应征到军队去了。我们的“开拓团”是在依兰县，从依兰县向哈尔滨那个方向走。那一年的雨水很多，所以几乎每天都下雨，老人，还有像我一样大小的孩子很多，还有比我更小的，所以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。而且当时比较好的路也不敢走，常常走山里。从依兰县往哈尔滨去的时候，山挺多的，上面经常看见苏联红军的飞机。

记者：后来怎么跟家人走散的呢？

回答：当时路两边军队的车经常翻了，死了很多人。而“开拓团”里的老头儿老太太都被留在路边。等走到方正县的时候，已经很冷了，松花江都已经结冻了。再往前走呢，苏联红军给截住了，不让我们到哈尔滨去，所以只好在方正县的收容所停下来。这一路上死的人有我的爷爷、奶奶，还有一个姑姑，一个妹妹，都在路上死了。

记者：是病死的吗？

回答：可能是吧。老人呀、孩子呀，在路边死的人很多很多。我们这一家人逃亡的时候，是分成两组，我爷爷奶奶和我姑姑这是一组，听别人讲，他们路上陆陆续续先后都死去了；我们这一组，我妈妈、我叔叔、我妹妹还有我，走得比较快一些，所以我们这一组到方正县的收容所就停下来了。爷爷奶奶和姑姑那一组的人连收容所都没有走到。如果中途和家里分散的话，不是活着分散的，就是死着分别了。当时的收容所有传染病蔓延。很多人陆陆续续地得了伤寒病。这个病那个病的，死了不少人。我妈妈也是得病死的。到最后，就剩下我

远藤勇和亲生母亲的合影

